續文獻通考

卷二四三——二四五

ワ保
5266
70-67

門 ワ保 2
整 5266
地 70-67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道家姓氏下

宋

陳摶亳州真源人四歲時有青衣嫗乳之自是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曰吾將與安期輩論出世法乃盡棄家業携一石鐺而去遇孫君方謂武當九室巖可居遂棲武當服氣辟穀二十餘年忽夜見金人持劒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又五龍化爲老人曰華山乃先生棲真之地因徙居華山常閉戶卧累月不起唐明宗召見賜以二宮女却之上詩曰雪爲肌體玉爲腮多

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成巫峽夢空教雲雨下陽臺周
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後復召辭
曰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九重丹詔休教彩鳳啣來
又作睡詞曰臣愛睡臣愛睡不鋪氊不蓋被片石枕頭
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
良夢想范蠡說恁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
閒氣爭如臣向青山頂上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胸
皮且一覺睡管甚麼玉兎東升金烏西墜端拱中命弟
子於蓮花峯下鑿石室于張超谷中而化
蘇澄隱真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術年八十餘不
衰老五代唐晉紹有聘皆辭疾不至宋太祖征太原還
駐青陽召見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
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
民自正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年幾
百歲卒
趙自然繁昌人家以鬻茗爲業年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
觀許爲道士後夢一人姓陰引之登山啖以栢枝及覺
遂不食神氣精爽宋太宗兩召至闕貶衣服銀幣遣住
青華觀以母老求歸侍養（銅陵縣志云趙自然居銅陵縣陶村嗜種杏煉丹太平興國中一夕夢真君授以篆遂能篆又夢與栢枝遂不食雍熙中召至闕下聯觀於繁山縣之鳳凰山）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爲道士隱華山潼谷容邇陳摶所居
志尚清潔善服氣多餌藥百餘歲康健無疾太宗召赴

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爲獻留數日遣還山卒

柴通玄陝州閿鄉人爲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惟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召見懇求歸真宗祀汾陰亦召對明年春通玄作遺表遣弟子詣闕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燃香遲明卒

鄭榮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醫術救人大中祥符七年賜名自請度爲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瘋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以給焉

景知常鄧州人少從趙氊棋學道顏如丹渥太宗嘗召見俄辭去遇呂真人時或語唐昭宗以來事殆數百歲或祁寒浴溪或大暑偃地有書生病憊噓酒飲之即愈所居夜神光滿室卒葬其棺甚輕開視惟衣衾有異香焉

劉氏女高化劉妥上女雍熙初九齡與羽人談道得度及笄許要何氏子劉氏送之忽有一白鵞自空而墮劉女乘之去陳軒詩曰白鵞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遥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同引鳳凰簫

劉希岳漳州人端拱中爲道士居西都老子觀中遇異人得道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踰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又詩云夾春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爲根一日沐浴更衣陳席而卧須臾飛出一金蟬遂失所在

抱一道士姓趙梁泉人嘗遇一老人篋中取物餌之狀如
蘆菔又與之小瓢中有藥如菉豆戒曰遇有疾施之自
是絶粒真宗東封賜此號　一云趙抱一嘗牧羊田間
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行杖引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
悅俄至山巔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抱一駭而不測會
巡檢司過聞樂聲疑群盜驩聚集民梯崖而上至則無
所覩惟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自是不喜熟食
面如嬰兒大中祥符四年詔賜名度爲道士
馬自然其先鹽官人世爲小吏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冒
修真煉氣之方遇劉海蟾授以金丹秘術嘗徧遊方外
至湖州醉墮霅川經日而出衣不沾濡指溪水能令道

流大中祥符間卒葬於其家東園明年東川奏獲汴
有道士馬自然白日昇杭州發其塚止存竹杖
張無夢永嘉開元觀道士真宗召對講易謙卦上問曰獨
說謙卦何也對曰當大有之時守之以謙復命壽還元
篇敷對詳明真宗大悅宸翰特賜以詩寵其還山
賀元瑯琊人得道不死真宗東封謁於道左曰晉水部員
外郎賀元再拜而去蘇軾詩曰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
飛騰變化看聞道東家有君處願供菽水看燒丹
郭上竈天禧中以儒淪湯滌器汴州橋茶肆中一日遇呂
嵒隨去十餘年始歸語趙長官曰大數垂盡願施一小
棺乞於棺首施一穴插通節竹於穴中以通氣明日汲

水浴身卧枻下遂絶葬於河岸是秋水漲趙往視獲棺無尸

甄棲真字道淵單父人幼舉進士不第遂入建隆觀爲道士年七十五遇許元陽許可學仙因授煉形養元之訣漸返童顏步輕若飛後尸解去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石仲元桂人號桂華子爲道士於七星山於詩妙究精微天禧中將殆謂門人曰榮謝當然未喪之文子其嗣之盡出平生所作三百餘篇授之曰凡我所得子之所知必傳之門人因掊爲桂華集

王昺襄陽人初守餘杭卜中以養妻子後遇鍾離先生遂得仙術自號王風子人不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人見其水中有二影怪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須臾見十影衆皆驚真宗召至禁中長揖不拜後辭去不知所之

賀蘭號棲真自言百歲善服氣往往不食或時縱酒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真宗召至問曰人言先生能點化黃金信乎對曰臣願陛下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方士僞術不足爲陛下道真宗奇其言賜號宗玄太師賚以紫服白金仍蠲觀之田賦未幾求還舊居卒時大雪三日頂猶溫人皆異之

神和子姓屈穴名無爲張詠嘗遊京師於封丘門逆旅遇

一道士與飲至醉詠曰不知姓名異日何以相識道士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於成都耳後詠守成都始異其言嘗以物色訪之弗得後於天慶觀院堂壁上畫一道人肖逆旅所見視其題曰神和子詠悵然自失

劉遁不知何所人爲道士丁謂與相往來一日遁作詩贈謂有他時駕鶴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之句謂莫曉其意及南遷遁見於崖州方悟其詩意乃知遁異人也與之泛舟而飲曰成子詩意

李至能慈谿人住永昌潭上大觀中書符呪水檄召神將輒至一日至能出其徒盜其呪水焚檄爲戲神將群集於庭無以號令遽云此地卑濕爾爲我移之須臾忽大風雨發屋拔木運屋溪南高爽之處號曰神運殿治平二年賜神運至道額

交趾道士居萬州城南年九十九自言交趾人因渡海船壞結廬於此養一鷄大如倒掛子日置枕中啼即驚覺又畜一猢猻小如蝦蟆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盒中時使出戲衣褶間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人國中引神通也

鷄窠小兒李貞爲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避舉年八十一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次見鷄窠一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數

張九哥慶曆中居京師雖盛冬單衣燕王奇之嘗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取羅重疊爲蝴蝶狀隨剪皆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蝴蝶皆來復爲羅王曰吾壽幾何九哥曰與開寶寺浮屠齊

先生不知何許人慶曆間貨藥京師年四十餘無鬚眉瘤贅隱隱偏肌體嘗半醉遇夜與丐者同處有馬元者盛夏隨之出閶闔門浴池中元因就視乃一蝦蟆元遽引退候浴出着衣元前揖之笑曰子適見我乎乃召元飲酒肆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見元藥於市

武志士修煉於來賓之武禪山每前赴齋供即架青布幕爲橋去五六里遠至市廛人見而奇之越數年道成皇祐中白日上昇

角至靜廬陵人自少不御酒肉端毅寡言去爲道士益玄默忽遇異人授以秘術自是杜門辟穀十餘年異人來視之曰未也又數日復至曰可矣至和二年春忽告其徒曰吾九月爲衡山遊至期正坐而化既葬有自衡山來者持至靜書勉其徒學道云

徐問真濰州人有道術與歐陽修善一日求去甚力修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遊修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餘俟於道周以瓢覆酒於掌中以飲提筍

童子遣回不知所在嘗教修引氣愈足疾蘇軾試之亦驗

邵琥湘陰縣人少與兄玘弟珪同遊太學遇至人後歸都嶠山草庵修煉元符初蘇軾自嶺南歸訪琥庵中留旬餘琥後立草庵西蜀峨嵋山不知所終留題壁間云往往来来三十年更無踪跡在西川功成行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徐熙春邵武人熙寧初夢鐵冠道人儀容修整既寤至城南五峯院遇所夢者自言姓蔡住武夷遺以五華草食之甘美自此不復粒食惟飲清泉約以某日會武夷至期而往蔡已先至徐以水深不能渡止於金身院修煉尸解而去

陳太初眉山人初與東坡同學於道士張易簡後東坡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來曰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之則同學者也又數年見於惠州云太初已尸解

陳易興化人好學攻詩熙寧中遊京師王安石邀至相府易一見不辭而歸不葷不娶野服葛巾月一飯或累旬不食居蔡溪之左巖中五十年猶一日宣和中跏趺而逝

黃希旦長樂人號支離子居九龍觀翛然有出塵之志熙寧五年作五福宮成希旦以戒行清淨召至京師後二年化形於太乙宮後復見於蜀有詩寄友人曰昔遊西

太乙今日返成都若問去來事雲藏月影孤

張道潛郢州人熙寧中入九宮山修道後光宗嘗有疾召入以符水治之即愈修醮之夕光景如晝因賜號真君寧宗親書欽天瑞慶宮五字賜之時年已一百三十餘歲矣

曹國舅曹太后之弟隱跡山岩精思慕道得遇鍾離純陽純陽問曰聞子修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安在舅指心曰天安在舅指心鍾離笑曰忍即天天即道却識本來面目矣遂引入仙班

朱有涇州人少竄名伍符元豐初瀘賊犯塞詔起泰卒征之軍次資中郡有醮壇山李阿試仙臺有往來臺上代二鳥飛鳴爭食墜地若松枝者有取食之即瞑眠且渴求水飲焉遇一道士指松曰食此葉可療也忽不見有如其言渴遂止自覺心爽神清有始不知書不飲酒至是高吟劇飲脫伍符而神去

張用成本名伯端字平叔號紫陽台州人嘗入成都遇劉海蟾得金丹術歸以所得著悟真篇八十一首授扶風馬默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嘗與一僧神遊揚州觀瓊花紫陽手中拈出而僧無有也元豐中年九十九趺坐而化有尸解頌曰四大欲散浮雲已空一靈妙有法界圓通弟子焚其尸有舍利後七年劉奉真遇於王屋山

趙吉高安人狂而落魄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二十七年

矣元豐中蘇轍謫居高安往見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
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教轍挽水以
灌百體經旬諸疾皆愈後尸解於興國軍
陳仁嶠南海人嘗夢爲逍遥遊及寤思舊遊不可得忽一
日有仙数百從空招之仁嶠超然隨衆朝謁於帝遂掌
蓬萊紫虛洞元祐中降於廣州進士黄佑家者再
周史卿浦城人元佑中遇異人得養生之要隱泊果山二
十年煉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丹已失矣遂出神求之
謂妻曰七日來復有一僧勸其妻曰學道者視形骸如
糞土遂焚之明日史卿來空中咂咂責其妻而去
雷隱翁名本少落拓不羈既長業進士再試即棄去默坐
終日人或笑其癡隱翁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一日以
術授其子出遊不返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其坐
於松下自道姓名曰雷隱翁
陶道人黎州卒紹聖間入獅子山採薪遇異人得道與王
畫龍同時所畫龍有禱異必有所關不然則隨雷雨變
化每見王則以杖擊之曰此龍妖也後俱不知所終
劉混康晉陵人幼遇異人授以呪術治疾輒愈徽宗聞而
召之入對稱旨後住茅山賜號葆真冲和先生
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峽府鷄足山人嘗爲僧法號紫
賢一號毗陵禪師紹興中尸解壽一百十四歲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以盤櫳箍桶

爲業後得太乙金丹訣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珊書
於黎姥山神人遂能捻土愈人病人號陳泥丸政和中
擢道院録事後歸羅浮驅狐治病鞭龍救旱浮笠濟湍
流含水銀成白金顯諸神異
張虛白南陽人通太乙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真人得秘訣
徽宗聞其名召管太乙宮恩賚無虛曰官太虛大夫金
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曰朝廷事
在宰相非予所知金人尤重之以爲神仙忽一日曰其
年月日吾當化去至期果然
張仙姑南陽人莫詳其所以人有疾仙姑輒瞑目潛爲布
氣攻之俄覺腹熱如火已而鳴聲如雷雖沉綢者無不
愈徽宗嘗召至中都後不知所終
魚肉道人成都人生於大觀中手足攣縮瘖不能言遇異
人以藥一粒納口中遂能言語動作知隱匿事遇武當
孫坦先生曰羅浮山王野人五代時惠州刺史棄官學
道宜往拜之道人發羅浮緣藤上崖見野人踞坐拜而
拱立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之道人自此能食生肉
紹興末封達真先生
張先生池州人少遇異人得道結廬齊山中常默不語士
大夫問之直視不對終日端坐廬中三十年神彩超然
毛髮玄潤肌理如玉雪政和中尸解
羅昇宜春人少資業屠狗晚乃貨藥市中遇異人授以方

術年幾百忽一日辭親戚奄然逝時政和二年也

李思廣吉水人自幼志操特異放情山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於市年踰七十容貌愈少政和四年遊螺川常任習溪橋酒家老嫗以爲異來則飲以酒不問其直一日謝別老嫗晨起視已死矣遽報所親殮葬之月餘有見思廣於千里之外衣冠如故乃開館不見其尸

劉野夫青州人居東都嘗約龔德莊曰君家人夕必出我往見君至晚德莊坐待不出俄火自門起德莊犯烈焰而出四傍皆燼翌日野夫至曰君家人幸出可賀也陳了翁深重之政和間寓興國寺計其壽一百四十有五歲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靈素稽首上惟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爲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嘗遇鍾離於丐中與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爲人言休咎政和三年召至京嘗緘書至帝所啓之乃前中秋篇與喬劉二妃燕好語也帝封爲洞微先生後歸濮而死

王仔昔洪州人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谿蕃士元之法徽宗召賜冲隱處士以療宮妃目疾進封通夢先生後

坐言語不遜下獄死

魏二翁濮州雷澤人遇異人得道手持蒲筵時時語人禍福里閈重之或製纊奉以樂寒盜夕至欲竊之二翁呼其名曰爾欲我纊乎盜驚謝而去徽宗聞其名遣使起之至廬但聞鼻息齁齁如雷不見形影得頌二章以獻

宣和初尸解

羅妄閬州人兒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妄舍牧觀之道士出囊中餅與之食妄歸家覺腹中如燎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數日不一食稍稍預言禍福皆驗宣和中賜號靜應處士張浚延至軍中妄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退果然加號太和沖夷先生蜀人相傳壽至一百七十八云

孫賁魚不知其名嘗賁魚楚州市極暑中遇一道士謂曰汝魚餒矣能飲我可使魚活遂飲以斗酒魚皆活因與談論自是孫言人禍福輒應宣和中召至京師賜號塵隱處士復還楚州靖康初嘗於亳州太清宮號咷大哭而去人莫之喻有記其時月乃汴京陷時也後不知所終

張繼先字嘉聞號脩然子三十代天師五歲不言一日聞雞鳴忽有所悟九歲嗣教崇寧中召至闕問曰汝居龍虎曾見龍虎否對曰虎則常見龍顏今始覩之上悅後治解池水溢鹽課復故封為崇寧真君又建醮內庭密

奏亦馬紅羊之兆請修德以禳之賜號靜虛先生金師
犯汴二帝召之至泗州天慶觀作頌曰西山下紅日煙
雨落潸潸書終而化汴京亦以是陷後人有遇於武夷
及羅浮西蜀者

白雲片鶴金明縣人爲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宣和初遊汴
見趙昺大呼曰中興名相也人驚異之他日又遇昺曰
吉陽相逢後昺紹興五年爲相有重名晚竄吉陽忽與
白雲相見白雲曰憶疇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昺卒

王文卿臨川人解呼雷致雨役使鬼神之術宣和初召見
時將有事明堂雨不止上命禱晴天忽開霽又楊州大
旱詔求雨乃伏劍祭水曰借黃河水三尺數日揚州奏

得雨皆黃泥詔封冲虛通妙先生後歸老紹興一日[illegible]
其徒曰西北有黑雲起當速報我移時果然即入室[illegible]
化乾道初人有見於成都者

雒道人不知何許人嘗遊峽西遇異人得秘訣預知休咎
劉延慶敬重之靖康二年春忽大哭於市別鄰里去及
汴梁陷二帝北狩乃哭之日也

顧筆僑高郵人建炎初鬻筆過仙日售筆十則止人置錢
於筒筆自躍出會轉運使過境見之問曰能飲否曰可
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所携筆籃於舟中轉運使左
右取而還之盡力不能舉凡得其筆者剖而視之中必
有詩或偈記其被毀歲月及人姓名禍福無不驗者年

九十七一日積薪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但見烈焰中乘火雲飛昇而去

謝寶四明烏巖村人父宗立母董氏禱於真武夢雷震而乳生時有金光燭室年數歲夢真武爲浣腸溪上水至今有赤色天旱與群兒東芻龍祈雨雨即至芻龍放溪上觸石而沒成深潭大旱使祈雨寀呪毋擊鼓箕旋以紡車洒水毋如其言而忘洒水遂有雷無雨因如呪爲之雨遂沾足建炎三年三月召鄉里故舊曰吾明日還造化三年後當復生幸勿葬我次日午果卒越三年忽聞棺中有聲啓視之容貌如生火從頂出化焉

末棣字彥誠鄞人嘗出遊得石室書讀之遂通道家法能役使鬼神

琮師廣東人隱潮州巖超然拔俗足跡不至城闉李綱至即出謁官僚欲見之即飄然而去後跌化

牟羅漢眉人名安以丽兵隸倅廳如岷山陟上清阪忽遇髯者顧笑曰汝饑何不食柏子乃摘子投其口顧髯者不見矣遂不火食大雪庭有大甕貯水解衣就浴往往通老莊至到語一日江水暴漲舟不可行或戲指其笠曰乘此渡可乎遂置笠水面趺坐其上截江以濟觀者異之人呼爲牟羅漢

馮觀國邵武人遊方外遇異人得肉丹之法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言人吉凶甚驗或有詰其醉狂者觀

國以詩謝之曰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酡顏叟道不相侔風馬牛紹興中端坐而逝郡守李觀民爲塑其像於治平觀

宋耕號雪溪先生家世雙流遷崇慶紹興中爲閬中令以僊去後其孫德之聞其在四明親往訪焉至雪竇山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二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果見丹竈而仙跡不可復尋矣乃置祠其上而歸

莎衣道人淮陽軍朐山人姓何避亂渡江紹興末始來平江倏若狂者晝丐食於市夜止天慶觀衣弊以莎紹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以休咎無不奇中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遠近異之孝宗召之不見賜號通神先生賜衣數襲皆不受

李鼻涕紹興初劉延仲寓秀州常有道人過門或從求藥則以鼻涕和泥賦爲丸與之因目爲李鼻涕延仲與坐曰今日適無酒爲禮道人笑曰床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笑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一空瓶來瓶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珠泉者飲之而中空無滴一日詣劉別曰後二十年某月日當於真州會至期劉卒於真州

武元照蕭山人方在女孩母或茹葷即終日不乳及菜食乃乳母異之後長議適人女不樂忽夢神人告曰汝本王女坐累暫謫人世可絶食及覺欲不食母強食之又夢神怒曰違我戒剖腹滌之因授靈寶法自是以符水療人疾一日詣數十家聚話後往其家訪之云已死矣驗其詣之日即其尸解之日

李氏子平陽獨嶼人紹興末以跌蕩不容於父遇一方士將以東遊不移時達樂清孝義橋下去家已三百餘里矣辭不能進方士出一小鏡使窺之恍然抵一山寺俄而如夢覺視其僧舍則已在靈巖寺矣

天童寺僧嘗至雁山中偶失道循小徑至一處有茅屋十家皆方士也笑謂僧曰爾亦知雁蕩乎方冬沍寒而其地煖桃有實僧摘數枚懷之方士呼童子奪取其桃僧因恍忽過出不覺至明州天童寺矣

石泰常州人字衍之號杏林一號翠玄子初張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以他日有爲汝脫纏解鎖者以此道授之紫陽三傳非人皆遇害誓不敢妄傳後坐事黥竄經由郊壘而杏林適遇於酒肆紫陽乃以丹法傳杏林杏林苦志修煉壽一百三十七紹興二十八年尸解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嘗愈顯仁太后目疾高宗召見問何以修身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復問長

生久視之術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嘆書清靜二字以名其庵且繪其像禁中高宗孝宗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又相李道中女必毋天下後果爲光宗后

唐廣宜嚴州人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與夫相離從師修道經謁何仙姑淳熙中在郭家食飯次若有人喚者出門逢三仙人引至海邊跨大蝦蟆渡海因隨遊名山仙人曰汝欲超凡入聖耶曙形在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毋尚在願終奉養曰如是則留形在世遂與丹一粒吞之自是不食米後召入德壽宮封寂靜凝神真人

李仙融州人名賤子傭於郴城縣龍氏爲耕牧性喜眠龍氏常責之賤子乃束草爲人驅使耕耘龍氏驚遣之歸賤子驅逐邪魅不假符呪嘉泰中化去

白玉蟾名葛長庚毋以夢呼玉蟾瓊州人年十二舉童子科於黎毋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法後居武夷山嘗自贊曰千古逢頭跣足一年服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中詔徵赴闕對御稱旨命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在後往來名山入水不濡逢兵不害神異莫測詔封紫清明道真人有上清武夷二集行世玉蟾自號海瓊子或號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蟾庵或號武夷散人或號神霄散吏人云尸解於海豐縣

彭耜字季益三山人事白玉蟾得太乙刀圭火符之傳九
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遂杜門絶交遊
亦不理家人産業妻潘蓋珠與同志晨夕惟薰修而已
其沉酣道法呼嘯風雷人所敬慕後尸解於福州今城
東有鳳丘山鶴林院存焉

朱橘號翠陽居淮西安慶之望江毋嚴氏夢吞大星而娠
既十五月遇道人持物如橘謂曰食此子生矣毋問其
名氏示以扇有鞠君子三字移時而誕因以橘名既長
而臨池顧影恍然有悟遂厭薄名利遊覽名山後遇鞠
君子授以長生之術令雜曜公山修煉而茹葷食肉不
異於俗後之羅博留三載始坐化而復生後乃立化有
狼吏執斧鞭之惟見堆泥墮地而已乃知橘神變尸解
也時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楊權肝江人自少頴悟不群聞張真牧有道行即往從之
真牧授以九還之術曰逢江莫行至沱則止後舟次九
江沱嘴因結茅修煉其中時大疫施以符水輙效遠近
慕之咸淳中封通慧孚惠真人

保定老姑不知名字嘗謂人曰貧道持世二百年矣言畢
投崖下不墮飛昇而去後人名其崖曰捨身崖又曰老
姑峪在保定府唐縣葛洪山之西南隅

申屠有涯宋時居宜興携一瓮瓿一日與衆共渡飲酒大
吐衆逐之乃挈瓿登岸倚杖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

不容喧嘩同冊子不識人中龍吟羣跳身入甑中衆皆
駭異碎其甑寂無所見
崔之道舒城人爲真源宮道士嘗見二仙人對奕與一奕
子令吞之自此言禍福輒應後尸解
侯谷神沂州道正貌古形癯酷慕神仙黃白之術一日鵠
衣道士入觀中少話間袖出丸藥二粒賜谷神啖之年
踰八十有五羽化
孫守榮富陽人遇異人授以鐵笛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
嘗遊吳興聞鼓角聲曰旦夕將有變土人當有典郡者
見王元春即曰典郡者公也已而潘因作亂元春以告
變功果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嘗謁史嵩之閽者
以晝寢辭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寢閽者驚起
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後所言多中竟爲嵩之貶死
遠郡
吳守一蘭陵人早爲黃冠師後從淵然劉真人授以煉度
秘術入瑯琊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忽有道人入庵與
語須臾出茶一包烹與共啜出戶少頃道士不見年踰
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奇香滿室白鶴遶空者移日
云
張拱汴人宋舉進士不第賣藥宜春門忽有道士抵其肆
授以棗七枚食之不饑踰二年溲矢俱絕神明氣爽日
可行數百里後遊名山知所終

黃昇長汀人自幼得道法鈔沉水中者呼之即出又能納
永於口中運氣煉之即成白金有蔡道人死昇爲棺殯
後遺書與昇曰在崆山相候昇往見之曰吾向時有文
字在壁隙間汝歸誦之忽不見昇得其文字能役使鬼
神後尸解

藍橋龍川人宋時舉進士不第隱於霍山常吹鐵笛賦詩
曰太乙亭前是我家滿床書史作生涯春深帶雨不歸
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後有人見之於洛
陽

盧六上林縣人生不食肉忽一日往樵大山見二白衣對
奕六傍立良久曰汝且去明日可再來言訖白衣者不
見六還至家如約而往至大山之巔有平石方奕乃坐
其上而化鄉人以爲仙去建祠祀焉

金

王嘉始名中孚字允卿又易名世雄字德威後入道改名
嘉字知明號重陽子咸陽人母感異夢而娠二十四月
始生既長俶儻尚義不拘小節人號爲害風年四十八
忽遇異人乃呂仙翁化身也授以修身真口訣大定七
年抵寧海立全真觀十年卒享年五十八弟子馬鈺嗣
其教與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繼爲宗盟而全真學者
稱鍾呂劉爲三祖又以嘉爲祖師元至元六年贈爲重
陽全真開元真君

馬鈺初名宜甫寧海人號丹陽子母夢麻姑賜丹一粒而
生兒時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
仙才居崑崙煙霞洞忽患頭痛不可忍師知其破戒以
法水愈之而戒其斷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十
二字後能使枯木重榮禱雨輒應卒之日雷震一聲枕
肱而逝年六十一次年徐惟祖等見空中鸞鶴交舞丹
陽見於雲際元至元六年贈丹陽抱一無爲真人有金
玉集漸悟集行化集成道集圓成集精微集及語録集
行世

孫仙姑名不二號清淨散人寧海縣忠翊幼女天輔二年
毋夢鶴入懷而娠生而聰慧柔淑父以配馬宜甫

子重陽祖師畫骷髏勸化之又畫天堂一軸示之姑拋
棄三子屏絶萬緣詣金蓮堂祈度時洛陽有風仙姑所
居列上下二洞孫仙姑往依居下洞六年道成奄化香
風瑞氣竟日不散時宜甫居寧海仙姑乘彩雲而過告
曰吾先歸蓬島矣元至元巳巳賜號清淨淵真順德真
人有詩詞行世

譚處端初名玉字伯玉號長春子寧海人天會元年生骨
相不凡六歲時墮井遇火俱無所傷長感風痺疾暗誦
北斗經求濟忽夢取得横空大席諸星君坐其上巳拜
其下自是道心遂決大定中聞重陽祖師在馬丹陽家
徑往師之冬夜籍以海藻不任其寒祖師展足令抱之

汗出如置身甑中黎明以盥手餘水滌其面宿疾頓瘳
遂誠心服事得其道後能以陽神遊於外書龜蛇二字
帖吳六酒肆得免火患人求書者多以二字與之亦以
示已歸化之期元至元六年贈長春雲水蘊德真人有
水雲集行世

郝大通字太古寧海人號廣寧子熙宗天眷三年生嘗夢
神人授以周易秘義由是隱於卜筮中後從重陽祖師
學道嘗坐於趙州橋下兒輩戲累石爲塔於其頂囑以
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溢不動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凡所
言莫不應貴人欲見之卒不可得卒年七十有三元至
元中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所著有太古集心經救苦
經太易圖及示教真言行世

劉處玄字通妙東萊人皇統七年母王氏夢取玉樹金葉
而生既長不肯娶大定九年於隣居暗壁間得二頌其
末曰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歲重陽祖
師東來處玄與母俱往參謁祖師曰汝解壁間語否相
視而笑後玄風大振相從者日衆遂註黃庭道德清淨
等經能出神外遊預知人禍福元至元六年贈長生輔
化明德真人有太虛安閑仙集殷陽大成大同神光至
真語錄等集及道德經註陰符演黃庭述行世

王處一寧海東牟人號玉陽一云字玉陽號全陽子皇統
二年母周氏夢紅霞遶身而生嘗氣絕仆地移時乃生

毋驚問故曰但知熟寐不知其他後因悟生死之理拜重陽爲弟子後隱雲光洞臨危崖翹足駐立人目爲跌脚仙人承安中召見問先生事能前知何也曰鏡明能鑑物此自已靈明之妙耳一日謂弟子曰群仙約我矣因沐浴而逝元至元六年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

劉真人名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有老叟授以道德要言投筆一枝而去自是玄學頓進從遊者日廣真君乃演繹其義以示人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有趙氏被狐祟示德仁劾之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共神之卒後追封無憂普濟開明洞微

真人

郭志空章丘人嘗遇異人傳以秘法遂坐而不卧善運氣或化爲靈風而通透關節或化爲玉液而貫徹骨髓幻成變化非止一端

李笈濟南人聚學自給寓臨安嘗詣慈淨寺過長橋見青衣道人林下剥笋笈揖之道人因留食燒笋食之甚美道人忽不見笈頓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不復飲食去遊茅山及入蜀隱青城山後乘雲而去

張信真樂安人號希夷子毋夢馭鶴仙人現空中遂感而娠太和中年十五參禮大通爲師戒行精嚴祛邪治疾大有靈應後於大長觀問天師授正一盟威秘録賜號

真人年五十五當晝凌雲而去

呂道章垣曲人大定間爲縣吏夜夢神人告以修道寤即避役居洪慶觀道成治疾疫有奇驗比修觀宇買木管州山放柵遠近不一皆有道章身董之既訖工乃解衲置黃河水面道章坐其上順流而去不知所終

訾亘不知何所人嘗師丹陽馬鈺長春丘處機自號寧真子人稱訾仙翁遊歷濟南抵鄭之釣臺太和間大雪丈餘亘不出十餘日人以爲死除雪視之端坐儼然殊無寒餒色貞祐間元兵攻關峽軍民恐懼亘曰無妨已而果然哀宗幸蔡問曰天下城池陷盡此獨完何也僉以訾仙翁對一日亘羽化城陷矣

李志方安陽人初名益宣宗時爲戶部令史中原多故官隱隆慮山坐煉久之謁丘機處錫號重玄子嘗主天慶宮有萬鶴造壇之異平生不作詩惟羽化時留贈曰

日大既還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樓霞投筆而逝

元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當爲神僊宗伯九歲從重陽祖師遊居終南元太祖召至作醮焚簡飛空五鶴翔舞每有咨訪對宜不嗜殺人敬天勤民清心寡欲太祖喜令處太極宮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處置卒年八十餘封長春演道主教真人有西遊

記行世

黃房公姓宋名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沔陽府人無雲則能以符行雲有雲則能披雲見斗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遇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秘訣行之能令其身不死因遊東海世祖封通玄弘教披雲真人武宗加封通玄至道崇文明化大真人後莫知所終或云在燕之長春觀坐逝

李珏字雙玉蜀之崇慶州人得黃房公金丹之道即往邵武之武夷潛修金丹道將成乃回後至真州玉虛庵以道授張紫瓊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

張模字君範號紫瓊真人饒州德興人後聞道改名道心初太虛真人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後以道授緣督子而隱去

趙友欽字緣督饒郡人幼遭劫火早有山林之趣凡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通及得紫瓊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問難等書行世後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

梅志仙檀州人戒行嚴峻修道黑山二十餘年遂能出神遠遊人莫能測有無根栢一株使其徒栽之即茂卧於石巖浹旬不食虎擾其旁年九十餘化

王當陽初遇異人授幻化之術後遊武當而歸於郡南平
頂山建昇平道院修煉其中撰精語後端坐而化年九
十餘
吉志通陝西郃陽人幼穎悟師喬潛道及潘清客博學多
聞後居武當山十年不食火食但餌黃精蒼朮精神清
徹行步如飛一日戒徒珍重修道言訖曲肱而逝時中
統甲子歲也
莫月鼎歸安人名起炎初習舉業三試有司不利乃着道
士服更號月鼎入青城山見徐無極授五雷法用是召
雷雨破鬼魅動無不驗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助之者
世祖遣御史中丞崔或求異人於江南得之賞賚

卒時書偈曰七十四年明月也曾陰晴圓缺今日大地
光明三界虛空透徹金華宋濂爲傳
張留孫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道士有相士謂曰神僊
宰相也世祖時從天師張宗演入朝對語稱旨留待闕
下世祖嘗親祀幄殿風雨暴至留孫禱之即止授玄教
宗師居崇真宮時天下大定與民休息留孫因論治道
貴清淨之旨深契上衷加號大宗師武宗時升大真人
仁宗賜玄教大宗師玉印卒年七十四
岳真人涿州人其母一日夢老人皓首長身冠劍莊偉告
之曰我今當寄母家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自天
而下止於岳家真人乃生自幼不食酒肉長即辭親學

道師事太玄真人得其玅秘至元中封崇元廣化真人
丞相安童病真人視之即愈大德間升仙而去
鄧牧錢塘人能通莊列諸書下筆追古作者嘗居餘杭洞
霄宮之超然館經月不出四方名勝以文字請者交至
非其人雖購之弗與大德間無疾而逝所著洞霄志文
稿行世
無爲子姓張諱悌字信甫居鄞之象山自視如鴟夷子皮
嘗代父受罪得原一日別友截髮解故衣被布衲偏屨
著行縢佩鉢囊掉臂出門徑去行至武當山拜張真人
師焉危坐一榻脇不至席者三十年忽晨起別衆而化
人以爲尸解云

陳可復號雷谷定海人至元中得林生役雷術鄉大旱可
復以法興雲雷電大作雨遂浹洽嘗主教勤之玄妙觀
時值中秋有方士賞月可復不與戲以墨水噀符頃即
烏雲掩月而兩黑兩坐客衣盡濕衆知其所爲延之入
席雲霧盡散月復朗然世祖召至京　命治足疾乃試
禁架術良愈復命止風祈雪皆立應後追封爲誠明翊
教太極真人
王天助字致和定海之蓬萊鄉人學道於袁松溪至元間
大旱書符呪之兩輒應聞於朝賜號爲太虛玄靜明妙
真人
鍾道士象山人有法術歲大旱書符呪之兩輒應時以天

下方亂妖邪並興道士禁之即息呼召神將無不如命
嘗使二童持劒入水斬鬼物持其首出人皆駭異又多
戲術人至今能道之
洞真子涿州人姓丘壯年學道嘗遊碭山縣掛建聚仙宮
北遊京師賜號寶嚴大師道侶共號洞真子延祐中邀
里中故舊會茶訖托以他往告別次旦人見其向西去
弟子闢戶視之已初化矣
劉道秀安肅人少往盤谿山禮和光道人爲師後省家見
庄客暴死與之符立活又劉氏妻暴死治之立愈嘗有
群盜夜刼道秀一呼大風忽起盜皆潰去其靈異多類
此

苑至果滿城人號悟真子至正丙申歲修行葛洪山涿峪
中採薇而食年九十一日沐浴更衣謂衆曰吾於今日
酉初刻去矣至期儼然端坐而卒
田志亨蠡吾人號通真子父毋亡負土築墓一日舍妻子
爲黃冠師卜居唐縣之磨巖坐栢樹下一磨石日丐食
村落暮宿石上每有猛獸巨蛇直前皆俛而退里人異
之爲掛觀居焉
許毛電白人自幼至老兩頰如丹鳳兩未作水旱將至時
歲豐歉預以語人無一不驗一旦隱蹟莫知所之人以
爲仙去
程守善狄道人含真養素禱雨立應所居萬壽觀枯槐復

茂至正中無疾而逝賜號通真子

麻衣先生元時居長清抱道潛真醉歌自娛嘗以藥愈人疾或預告人吉凶事無不驗聲若巨鐘走及奔馬年百餘歲嘗過石瀾巖指謂門人曰此吾葬地也後預言其日而蛻化

景素陽襄陵道士也師事梁古賓居阜山道院元末兵亂鄉人俱匿山中惟素陽與師不去兵至求財不得欲殺古賓素陽曰師老矣願以身代兵即以刀斫素陽刀忽斷為三兵皆驚異羅拜而去

二張仙翁一名崇真澤州人一名道温京兆人同居澤州西上町社修真觀偕出東遊海島遇劉長生密傳妙法復歸結社於觀既相繼沒瘞之同穴人傳皆仙去

鄔通微不知何許道士神清氣爽遊止無定常醉吟於道多遊豫章之間或數見其容益壯於前人莫之測也一日忽登市樓醉飲飛昇而去

上陽子姓陳江右廬陵人字觀吾元時得趙友欽金丹妙道精於其術四方受業者至衆有金丹大要行世其門

至於後

至田至齊

初明于王氷田名舜民出入任遂三十年所寓以氷田自扁上陽與會於溢江任所遂授以金鼎火符之秘

一陽子潘太初廬山太平宮主上陽覩其聞心見誠授以剥盡復生說且號之曰一陽

碧陽子車蘭谷 居九宮山四十餘年上陽將祖師先天後天金丹之旨悉授之

宗陽子明素蟾 居九宮山本名宗慕白王蟾爲人故改名明猶白也素猶王也

玄陽子歐陽玉淵 居廬山上陽嘗語以坎離之道

谷陽子周允中 干湖人其字允中故取義曰谷其名一故取義曰陽

復陽子歐陽玉田 居廬山

全陽子周草牕 居廬山

心陽子余觀古 名舜申江右武寧人居九宮山上陽欲其先積德而後求金丹道

西陽子張性初 潯陽人上陽泊湓江揖性初于家名曰玄白後復號曰西陽子

南陽子徐仁壽 居九宮山號南山所居扁曰如愚上陽示以清淨立心之要

南陽子張彥文 吏隱修身以善自愛後求上陽授以金丹之道

來陽子李天來 上陽留泰淮時天來求請其道乃悉以授之

回陽子張工部 字發夫號定齋上陽寓金陵定齋勸決求進遂以回陽子三字授之

得陽子夏彥文 錦城人通醫卜百家書尤堅於學道至正辛巳會上陽于湓浦遂授以內外二丹號得陽子

扶陽子趙仁卿 濮州朝城人與上陽會於古洪案牘之暇問修身養生之道因號曰扶陽子

南陽子鄧養浩 古洪人父命名命孟自易曰闕上陽遊豫章授以青城秘蘊

致陽子趙伯庸 濮州朝城人上陽授以養生積德之說言下大悟

義陽子韓國儀 汴人號爲義陽者取老子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之說也

真陽子真息 谷剌魯之裔奉議公之子也上陽授以大易坎離之旨復號曰真陽

東陽子陶唐佐 江東東莞人至正癸未謁上陽於鶴見山上陽教以九還之道號曰東陽

詩道流

唐

司馬退之不知何所人爲道士以詩名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通經藝美文辭舉進士不中居南陽倚帝山玄宗遣使召見與語大悅勑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筠知天下將亂求還嵩山詔爲主道館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集十卷

常渠年京兆人少警悟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浮屠已而復冠德宗召對靈德殿答問風生帝聽之喜是歲至諫議大夫卒謚曰忠詩十卷行世

曹唐字堯賓桂州人爲道士太和中舉進士累官諸府從事因暴疾卒於家有集三卷

非[illegible]然楚州刺史思訓之子爲人恢諧強學不成一名善丹青解絲竹好酒工於詩去爲道士開元中嘗夜醉臨階犯禁乃爲詩曰遮莫鼕鼕鼓須傾滿滿盃金吾如借問但道玉山頹官不之罪

宋

李斯立居東山靈隱觀嘗從蘇軾遊年踰八袠作詩不凡如巖溜連雲凍溪梅帶雪香有意峯巒千嶂出無名花艸百般香皆佳句也

詩女冠

唐

李治藝文畧云李裕字季蘭女冠能詩者也高武仲中興

間氣集云季蘭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時知河潤劉長卿有陰重疾季蘭乃笑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托舉坐大笑論者美之蓋上倣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者也

魚玄機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道士也字幼微善屬文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階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殿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又大羅過却三千歲與向人間魁阮郎人皆稱之後以笞殺女婢抵死

元淳女道士也善詩寄洛中諸娣曰舊國經年別關河萬里思題詩憑鴈翼望月想娥眉白髮愁偏覺歸心憂知誰憑亂離處掩泣向南枝

皇明

張正常洪武初 太祖即師取江西正常即遣人來見自後屢 覲京師正常有道術常以符投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 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

王可交華亭人業耕釣一日櫂舟入江忽見中流有彩舫載七道士遠聞有呼可交名者頃之舟近舫則呼可交登訪一道曰好骨相合爲仙一道與之二栗食之甘如飴命黃衣送上岸覔所乘舟不得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僧迎問之可交曰今早離家蓋三月三日僧言九月九日已半年餘矣後絕穀住四明山不出

周顛仙不知名自言南康建昌人元末往來南昌乞食暮宿閭閻下一日忽有異詞凡新官至必謁訴曰告太平及 國初 駕至南昌顛仙拜於道左言動殊異隨至金陵且云入火不熱試覆以巨鼎積薪煅之火滅揭視寒氣凜然嘗以手畫地成圈曰破一桶成一桶時陳友諒據江南問可征否曰可果平之後辭入廬山莫知所之有 御製傳

劉淵然贛人師事趙原陽於金精山得授諸階符籙及金火大丹之訣久之靈應嘗荅洪武癸酉 召至京師賜號高道寵賚殊厚洪武初封真人 賜二品銀章領天下道教卒年八十二比入斂凡七日端坐如生

鉄冠道人精數學以術謁 太祖曰待公神采煥發辭即受命應在千日內及 上即位往鷄鳴寺預告僧云 上將毀寺 上知而惡之投之大通橋下而死後閩吏報是日道人出關矣先是梁國公藍玉携酒訪焉道人野服出迎玉不悅爲對曰脚穿芒鞋迎客足下無禮道人即以所持盃應曰手執柳瓢作盞尊前不忠蓋已知其叛矣

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中與劉秉忠從海雲僧遊百家方術靡不洞習尤精於易後棄釋從儒遊雲川交趙孟頫及効李思訓畫遂以畫稱後入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至正間百餘歲矣顏如童避地金

陵賣藥於市神効駭人　太祖時同館人畫壁入内帑
竊金事發被逮以足入瓶身漸隱至　御前問之瓶中
應響　上怒碎瓶呼之片片皆應竟遁去不知所終
柴道人善祈禱永樂中大旱延至設齋壇三日後雷
嚮一聲壇前二幡結成二龍頭雨如注西湖水涸其大
半
任風子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爲酒家傭遇異人授以仙
術修煉於安平鎮之真武廟經旬不食雖隆冬單衣行
乞於市氣體完粹雙目烱然言休咎皆應弘治甲子冬
端坐而逝後有人見於遼陽意其爲口鮮云
張邈遐名君實字玄一別字玄玄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

五子也丰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
一髻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手執方尺寒暑惟衣一衲
或處窮寂或遊市口浩浩自如旁若無人有問之者終
日不荅一語及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滚滚皆本道德
忠孝每遇事輒先知或三五日兩三月始一食然登山
如飛或隆冬卧雪中鼾鼾如常時人咸異之因呼爲張
邈遐元末居寶鷄金臺觀嘗一日辭世而逝從者爲棺
殮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遊褒鄧往來長安歷
隴岷甘肅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峯徧歷名勝使弟子
丘玄清住五龍廬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楊善登住紫霄
乃自結草廬於展旗峯北曰遇真宫草庵於土城曰會

仙館令弟子周真得守之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之明年　太祖遣三山道士請造　朝了不可見或曰任青州雲門洞永樂初遣給事中胡濙指揮楊永吉等物色之不得十年二月　成祖爲書　詔道士玄虛子往武當於玄玄舊遊處建道場焚書冀有聞焉不獲仍

御製詩賜之有若遇真仙張有道爲言竹竿長相思之句天順末或隱或見　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後往來鶴鳴山半年不知所終

王士能初生海州後徙居濟寧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涉一百二十餘歲自幼慕長生之術遊四方入蜀聞雪山中有異人因往訪之及至見一老人被氊衣卧深洞中石床上顏如嬰兒卧側惟乾麵一囊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伏拜不起遂依之朝夕左右居數日食盡老人出囊中麵遺之若澁不可下士能乃採山菓野菜自給如此三年老人若其志一日謂曰子可語道矣因授之術且曰他日非其人勿輕授士能攝形鍊氣辭其師仍還濟寧僻居一處卧榻外無長物遂不火食或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與人談皆靜坐寡欲之說其初州人不識也久而人漸異之指揮王宣原籍海州往訪得其姓名大驚曰吾祖嘗言叔祖諱士能者少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詢之歷歷盡合遂日往候焉人慕而饋之拒不納又指揮朱顯欲業其術

士能謝之曰非吾徒也顯慚退因疏於朝　憲宗勅山
東守臣以安車載入京　賜寶鏹而遺之當被　召時
學士程敏政適以公事至因往問之士能曰老僕無能
爲　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道但習靜日久今大敗
吾事矣敏政問及元宋國初事士能曰一身之外皆非
所知也又三年丙午蘇州楊南峯亦以使事過濟寧訪
之時士能著素白衣坐一木榻因扣其所以壽士能曰
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雙槐
歲抄謂弘治辛亥羽化之日今　東宮誕辰也又山東
通志亦紀其事云

林復者字剛伯性穎敏甫成童五經四書皆成誦弗忘年
十七出教家塾有清溪道士尚守謙延剛伯以儒書訓
其徒剛伯心喜其閒靜請於父母許之遂托身爲弟子
改名復真永樂中召至京修爲善書及永樂大典繼而
住龍虎山號弘文輔道學士永樂九年選任道會復取
赴京修道藏經宣德壬子秋卒鄉人吳訥銘其墓稱剛
伯所學多有過人者

守法真人字浩然嘉定人父名海太常丞守法生有骨相
始學易爲儒生常因病適一黃冠至識之遂勸之入道
且曰從吾言疾即愈後當大振玄門從之疾果平已而
從應元孫真人學又學於逼砂邵真人盡得其術尋以
龍虎張真人薦住持東岳廟未幾奉　詔偕天下高道

校道藏經因禮部尚書胡濙薦擢神樂觀提點天順丁
丑擢道録司左演法兼朝天宮住持成化癸巳遷左正
一明年封玄志守靜清虛高士尋封冲虛靜默悟法從
道凝誠行範顯教真人　賜誥命銀印并封贈其父母
弘治改元授左正一特　命掌道録事踰三年卒守法
性質直謹厚尤以謙約自守頗精於術而尤本之以誠
意以故用之有驗成化間大旱　命禱雨雨隨至明秋
又旱禱亦應又明年旱禱不應守法篆符於鐵投中貴
往投西湖之龍潭頃之西南雲起如烏駐潭上俄見青
蛇長數尺盤旋久之中貴未入城雷雨大至　上益喜
賜第居之一日　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應之理對
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　上深然之聞
者服其正對
大瓢李先朝太和人有僊人三四大瓢李其一馬郢中守
關人李公其其曾孫按家譜知其年百三十餘屢欲謁
祖未能後以檄往入洞中稱孫拜牀下不休僊人不令
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已令李公坐下李公欲屣棄袍
笏挂搭相從僊人曰不可公貴人也自此皆榮擢第記
吾言大司馬命不可拜後果累擢及拜大司馬公棄其
章歸代者爲丁公汝夔庚戌之變喪元東市不然禍在
李公矣
麩子李正德間太和山得道者以其辟穀但啖麥麵故名

荆藩永定王墓之遣十校移文叅藩董是山者禮聘以至寓蘄武當宮衣破衲不食　王屢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云儒者修身齊家此長生訣也　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顧已辭歸　王仍遣十校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卧舟中忽不見校奔至山見李坐捨身巖險絶處誦經遥爲泣拜索書又不見後復遣校至山則云李尸解矣校於歸途又見李持鉢行如飛亡何　土以干宗正條幾覆國始悟李語非漫然也

邵元節龍虎山道士嘉靖二年以符籙祈禱之術見　上試輙有驗累遷清微妙濟守静修真凝玄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禮部尚書兼管朝天顯靈靈濟三宮揔領道教事　賜蟒衣玉帶壽八十二卒謚文康榮靖隆慶初年以　遺詔削奪

萬玉山名福敦羅田人幼攻舉子業已厭棄校塔山寺爲僧法名道璣冥解禪宗邑令徐召與語大器之命畜髮訪道徧遊終南峩眉武夷天台懷玉王屋五嶽所遇緇流羽客一語會心輙師事之迨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善踵息鉤鍊不噉秫麵蓋酪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醫繪竹蘭清逸有韻其他譜琴擊劍蹴踘躧蹻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人問以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年六十始娶妻生子朴正德乙亥往居霍山明年庚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靈鶴夜

且至倘余假寐幸亟呼山戶也是夜風聲驟至瓦甓盡
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稍仆壓墻屋呼玉山不
應入戶窺之正襟趺坐而化矣年九十二嘉靖間陶仲
文以其術獻　世宗官三孤封真人　上詢其師以玉
山對壬寅夏六月　誥贈清微神霄演法真人玉山子
朴以掾史投牒吏部　上命仲文引入將授太常官懇
以疾辭
按仲文業以師說奏御即左道不肯自悖其本異乎吾
儒之操戈入室者而玉山子朴稱疾辭官終不受仲文
之援亦庶幾于知道者哉後亦子言策中鄉魁言書等
俱以古文辭名於時則玉山公之食報蓋亦孔厚矣

張金箔山西平陽人往視濟源湫水之蹟對水沉思曰不
過術耳歸以後圃鑿池積水設機亦能溉物有一老道
流來探張引觀池老道笑曰他日請遊寒寓亦可爲樂
數日後遣二童子各騎龍邀張龍戾童鞭之始伏至一
山老道危坐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他所俟取
至爲禮張見兩腿兀然倚壁老道以手掊之腿自轉及
其體施禮畢謂張曰君後日必爲術累不若移家至此
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老道囑童往移倏忽間張之
房業男女皆在目前張大驚俄頃失之止留張在荒山
中尋路還家問前故皆曰未嘗少移　高皇帝召問其
術對曰臣能採蓮爲戲瓶中能出五色雲　命爲之袖

中取一鐵瓶書五符與水投瓶中用火四炙初出如縷漸勃然五色雲迷布上下又以蓮子撒河中須臾蓮花萬柄挺出復以紙剪作採蓮船投之美女無數俱在船採蓮競唱吳歌爲樂上不覺大笑忽然俱不見

陶真人名仲文湖廣人初爲海州庫大使嘉靖九年蒲陞赴京守選會　上求方士邵元節薦之遂入見一歲屢遷至神霄保國宣教道士未幾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發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任持知道録司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餘如故我朝開國靖難勳戚內閣皆未有兼三孤者仲文獨以真人躋宗伯領三孤尋又改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云云知道録事少師少傅兼少保兼禮部尚書如故勳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大學士俸尋進伯俸二十九年四月　上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　勑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爲恭誠伯

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已而加祿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祈雨賜累效職若鞫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嘉靖末仲文死典禮極隆隆慶元年

詔籍其家欲啓仲文屍示戮尋已遂戮其子陶倣於市仲文侍　世宗修玄幾二十年時內閣九卿及科道大小諸臣皆以進香有賞至是主事海瑞言之廷杖繫

獄

藍道行以箕仙術得幸嘉靖四十一年　工廉知嚴世蕃貪肆而念嵩侍帷幄久不忍發一日　命中使持片楮焚於鼎寀書云世蕃惡毒上帝何不殛之道行潛匿御札以別楮詭仙筆報曰世蕃罪貫宜殛以在輦轂下恐震驚　皇帝欲俟遣外戮爲聲粉耳　上心益動欲逐無由道行素與御史鄒應龍友善陰以　御札嗾之應龍又與太醫院吏目支秉忠交秉忠盡述世蕃賄惡狀應龍乃具疏上　上命嵩致仕世蕃即訊下獄趣遷通政司參議道行爲世蕃所執下獄論死

裴慶蘇人初龍虎山二十七代天師其進香武當頂戒道士曰必我先焚香明晨關門未啓然三辰皆有香先焚天師怒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穢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師視其神采異常下拜之命釋道士穢人不顧而去曰我裴慶也當與君會姑蘇天師視其足不在地益異之衝追求之不可得入姑蘇求裴偃皆曰此癲人常宿狗竇狗圈中臭不可聞且出乞食久矣天師遂登途忽纜夫中慶在焉天師長跽延之慶浴於泥淖中天師跽不已慶躍起踞上席大噱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挽以臭穢天師直舐之相與談終夜天師長跽涕泣願以鼎笠相從慶曰未也三年後俟我於廬峯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歸擔棄屐數石壘一洞自入塞其

門火自內發焚訖烈焰中人猶見慶白鶴昇天天師俟於廬峯頂慶果至携手並去莫知所之

張無爲四十三代真人

盧大雅龍虎山人

周思得錢塘人少穎悟從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讀道家書永樂初 召至京扈從北征宣德正統間累封崇教弘道高士卒年九十二 贈通靈真人

董伯華成化間居泉州能呼風喚雨常賣雷書一雷符賣錢百文尤重買之歲符于手心開手雷即應聲而震後登清源山坐門尸解

赤脚子自言晚唐時人年已六百餘歲嘉靖間隱于北京西山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釋家總紀壹

周昭王二十有二年釋氏生於西域

漢武帝元狩中遣嫖姚將軍霍去病討匈奴至罽賓過居延和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命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

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四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釋家總紀壹

周昭王二十有二年釋氏生於西域

漢武帝元狩中遣嫖姚將軍霍去病討匈奴至翼蘭過居延昆邪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佛道流通之漸也

孝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此佛書入中國之始也

東漢明帝永平八年西域浮屠法始入中國初帝夢金人

頂有日光飛步殿庭乃訪群臣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王遵中郎蔡愔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凉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以經用白馬負至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及拜跪之法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胡氏曰顯宗果明帝王之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閉其途以防其爲天下後世之禍也佛之道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夫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謂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耶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生也且自後其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矜憫割肉捐身以啖之無所顧恤誠亦廣矣大矣慈悲矣而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則必斷棄之除舍之不得與蛇虎蚊虻爲比則所稱慈悲廣大又安在哉

丘濬曰天地之區域中國爲正天地之生人中華爲正

中華之人必有配偶親屬產業衣冠人而無此數者則非人矣是故人必有偶也自是乃有無偶之人首必有髮也自是乃有無髮之首家必有業也自是乃有無業之家書必同文也自是乃有不同之文衣必有神也自是乃有獨神之衣有父則有子自是乃有不父之子莊子所謂不可解者於是乎解矣有君則有臣自是乃有不君之臣莊周所爲無所逃者於是乎逃矣教之大者孔子也自是乃有並孔子之教神之尊者上帝也自是乃有上於上帝之神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浮屠氏直大亂之道而三代聖王所必誅者也明帝爲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患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釁以爲中國千萬年之禍春秋之法推見至隱必誅黨惡之人必原開端之始嗚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矣

章帝時楚王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以贖愆詔報曰楚王尚浮屠之仁慈絜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而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班示諸國

桓帝時襄楷舉浮屠不三宿桑下以諫欲帝少嗜慾去奢泰也時帝設華蓋以祠浮屠

靈帝時西僧竺佛朔至洛

獻帝時陶謙以笮融爲下邳使相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
融遂斷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旁郡好
佛者五千餘戸每浴佛設食布席數十里費以巨億計
魏明帝嘗欲壞宮西佛圖外國沙門以金盤盛水置於殿
前以佛舍利投於水有五色光起帝嘆曰靈異乃爾乎
遂徙於道作周閣百間佛圖故處鑿爲濠汜池種芙蓉
後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戒律爲中國戒律之
始
吳主皓嘗詔毀神祠及佛宇
晉成帝時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
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蔡謨曰佛者夷
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
御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聞也盜賊奔突王都
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
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頌
賦可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
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
簡文帝爲會稽王時好談名理支道林許詢諸人嘗在齋
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皆厭心許送一
難衆人皆忭舞及即帝位有星變詔僧法曠禳之
孝武大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
門居之右丞王雅諫不從

尹氏曰佛西域神也無論有無姑就本法言之清虛寂滅者也內殿何地中乃立精舍又雜引沙門居之哉

帝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姻媾僧尼右衛將軍許營上疏曰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於五戒粗法尚不能遵而流俗競加敬事以致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

恭帝深信浮屠鑄丈六金像親迎於瓦官寺步從十許里太原王恭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嗟怨後以反誅臨刑猶誦佛經

廬江何充[illegible]佛寺供給沙門靡費巨億而不吝至親友貧乏無所施遺阮裕嘗戲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許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何作佛不亦大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鯤譏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瑯琊王珉王珣幼有沙門提婆爲之講毗曇經未半珉云已解即與法綱數人自講綱曰大義皆是小未精耳

汝南周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

殷浩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註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益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者也）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華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一曰檀施也二曰毘黎持戒也三曰羼提忍辱也四曰尸羅精進也五曰禪定也六曰般若智慧也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而自頃以來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宇頹弛曾莫之修各務造新以相姱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心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　是年以沙門彥琮爲翻經館學士　時宋主以治城寺僧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繼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看高屈指[illegible]

來置通呈書佐權侔宰輔會稽孔頴嘗詣之遇客[illegible]

咽暄涼而已頴因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生所時慧嚴慧議道人住東安寺爲道俗所推又闡場寺多禪師都下爲之語曰闡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　慧琳有才章兼內外之學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其畧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睿廓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仞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且周孔爲教止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效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釋迦開無窮之業拔重關之

險陶方寸之廣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群生不足勝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白學以爲要天堂以就善冒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祗肅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乘無恡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迷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群生固已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民未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客主酬答反復不已後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稱僧徒以貶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而賞之　又江夏王義

就宋主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宋主謂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艑載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不耐雜宋主不悅　二十六年魏拓跋燾南侵陳頼逐圖汝南懸瓠城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毀佛浮屠取金像以爲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

世祖孝武孝建初普責百官讜言周朗因上言釋氏流教其來有源然習慧者日贊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金帛倦餙車從或寄夫託妻或殺子乞兒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徼君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

悔罪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有疵惡顯著者悉皆
遣除　大明初張淹爲東陽太守嘗遣吏燒臂照佛民
有罪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因免官禁錮　二年有曇標
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因是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
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重並使還
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時
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
尤見重釋學　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
先是晉世庾冰始創義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
其義並不果行至是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墨條分
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屠爲教凌越典度便宜

尊敬失隨方之取迹迷製化之淵義夫法以謙儉自牧
忠慶爲道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者臘而直
體萬乘者哉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
參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族詔
可前廢帝初復舊
明帝太始七年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
尚之罷還宋主謂曇曰卿會至湘宮寺未此是我之大
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
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哉珠
怒
尹氏曰宋主彧剿拉宗支淫刑濫殺猜忌忍雪人不自

保內則淫汙肆慾外則極侈窮奢嬖倖縱橫殘民富國其不善之積如此方且大營梵宮自謂福田然不踰時而告殞勦滅無餘向之所謂大功德者安在哉

時又下令曰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以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昏雷法像殘毀師徒奔逝甚以矜悼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善各還本寺使材官隨宜修復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故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廢中興天寶諸寺孝明定亂故有是詔

世子寶卷嘗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不能治乃迎戴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膊肥耳既錯減臂瘦心即除

太原王懿年十七與兄勵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懿問食未懿告饑兒攜食與之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齕懿衣因渡水懿隨之獲濟至元嘉九年為徐州刺史乃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升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南蘭陵蕭惠開有孝性家素事佛爲父起四寺謂國僚曰封秩差鮮兄弟甚多若使全開一人則在我所讓若

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

范泰暮年事佛甚精嘗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齊高帝建元元年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

武帝永明六年時上信佛法御膳不宰牲王奐嘗請車駕

幸府使謂曰吾去年爲斷殺事不得幸詣大臣已判無

容再爾奐亦崇釋在雍州至妨州事上謂王晏曰奐於

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以此妨務卿相見言之無道吾

意也後在州不法遣使收之閉城拒守裴叔業於城內

起兵攻奐奐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

帝勅沙門法獻玄暢爲天下僧主會帝前稱名不坐他

日中興寺僧鍾於帝前稱貧道乃詔稱名爲定式

時稱黑衣二條

永明十一年建康蓮花寺道人釋法智與州

民周盤龍等作亂徐州刺史王玄邈生擒法智盤龍等

亂遂平　是年上將射雉竟陵王諫菩薩不殺壽命得

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

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勵身奉法陛下常日捨財修

福臣私心顒顒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

追悔便難臣此啟聞私心實切上不盡納　七月帝不

豫詔竟陵王子良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

殿戶前誦經上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乃按佛經宣

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床四角　是月武帝大漸遺

令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可盡心禮拜供

養自今以後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並嚴斷之惟年至六十必有道心聽朝賢選序

廢帝昭業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乃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

明帝詔僧瑾爲天下僧正止靈根寺帝多忌諱犯者必殺瑾每匡救賴免者衆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爲賦食行水世類以爲失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花樹同發隨風而散

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遂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又著滅神論假爲問答其末一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惋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使兵挫於行吏空於府

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不禦去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龍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上上無爲以待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覇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喧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

豫章文獻王臨沒遺命後堂樓安佛供養外國二僧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

南陽劉虬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註法華經自講佛義

汝南周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凉州智林道人遺顒書謂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頗見宗録惟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顒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後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鮭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顒與書勸令菜食大畧謂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量肉揣毛可爲愴息

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豈不可畏乎顒精信如此

鹽官顧歡以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畧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經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王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在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三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稱其迹則乖

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必周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群夷之服肇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柳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姓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

下育妻孥上廢宗禮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執說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聊道固符合矣若以俗恥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觝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譏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

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玅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迹光大宜以禮物道跡容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噬鳥聒何足述效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倖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

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統爲
屐不尚跪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
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秉者常安戒善
行交踊者恒邇文王造周太伯創吳華化戎夷不因舊
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
容衣不改息心之人胤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
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則同觀方設教其道
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迦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
異符合之唱自有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況洹以陶
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
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垂說若此何謂其

同歟荅曰按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
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
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
復畧人類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
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必舟以濟川車
以征陸佛戎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
風本善邪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民有以矣
佛道實貴西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
士女民族八章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至於剪落之徒
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
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未不相關

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
世有精粗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
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剪落爲異則胥靡剪
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
住常住之像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
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
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
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
則枯此脩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
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
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

史臣曰顧歡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
迹兆乎中世淵源浩惇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
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王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
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
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
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
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璅相襲陰陽之教
占風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圓
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
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互及無間刀樹劍山焦湯猛
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

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住鷹庇
鴿縱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
萬解無待户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
墨今則五時所宣於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
五事以藝九穀今則欝單粳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
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
般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
俗對校真假將讐釋理與藏無徙而不有也能善用之
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籍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
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
圓聖若夫神通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

用言象而諸張米道何米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
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惟重道兼亦
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
畧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絶聖棄智已成
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
則不然且縛爲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
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滯智鮮能
勝受世徒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
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欝滯而靡達器識庸鹵富厚以
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
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

信寘緣謂斯道之莫貴也

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絶於有景神化賒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佛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失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四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四五六隨用而施獨不欺絶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作門律云道之與儉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角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謂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倪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

梁武帝天監十年詔法師僧旻入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臨

聽公卿卑集旻講經不限儒釋但擬文義所向　十一
年命寶亮法師授涅槃義疏帝爲之序　十三年河南
王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之河南王其先出自鮮
卑慕容氏蓋外國也國中有佛法　十六年勅太醫不
得以生類爲藥公家織官紋錦餘亟斷仙人鳥獸之形
以爲褻衣裁剪有乖於仁恕於是祈告天地宗廟以去
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其山川諸祀
則否時以宗廟去牲爲不復血食雖公卿異議朝野喧
囂莫不從　普通元年帝捨身於同泰寺時陸襄諫曰
人之生死豈能超度第恐禍至佛不能救不聽　大通
三年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

反語以協同泰晨夕講義多由此門三月遂幸寺捨身
甲戌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　五年帝幸
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　中大通元年六
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爲禱
九月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披法衣
行清淨大捨素床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
槃經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十
月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還宮時待
惠約法師以師禮受具足戒忽有甘露降庭三足烏二
孔雀歷階馴伏帝大悅別號智者自是入朝必特榻處
之而帝坐其側帝自天監以來事佛長齋日止一食惟

菜羹糲飯　二年辛同泰寺設平等會　三年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涅槃經迄於乙卯十一月乙未上又幸同泰寺中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義迄於十二月　五年二月辛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座發金剛字般若經題迄於己丑

胡氏曰佛行有五要捨其一也梁武爲帝王享天位內畜姬妾外列官司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爲未足又復命將出師爭奪於外惟恐失之是安在其能捨乎不惟君子非之爲佛之道如達摩者亦必不取也或曰如是則達摩之言不亦可取與曰爲佛之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有不同總歸之於滅倫理以佛之道爲已則逆而不祥以佛之道爲人則偏而不公以佛之道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得其當棄而絕之可也

大同元年三月辛同泰寺設無遮大會　四月辛同泰寺鑄貨千萬造十方銀像并設無礙會　二年再幸同泰寺中復設無礙法會　三年五月辛同泰寺鑄貨千萬造十方金銅像復設無礙法會　八月脩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幸寺設無礙食大赦帝自受具寢處畧同沙門

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

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蟉形按僧
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
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蟉文則
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
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吳
時有凡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
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年更修飾之
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
子僧二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
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煖
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
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世音
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
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乃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
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
丹陽未知塔處及見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因就
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
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
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
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二
塔十六年又使沙門仁尚加爲三層即是武帝所開者
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鐶等

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
臺以盛銀坩堝內有金鏤甖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
光澈函內有瑠璃碗碗內有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
並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礙
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
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
止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荅曰法
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
九月五日又設無礙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
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
供養矣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

又至寺設無礙大會豎二刹各以金甖次玉甖重盛舍
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
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
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多二
塔俱放光明勅鎮東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
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
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即送還
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
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
恠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
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

至寺悝因留像付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漁忽見有銅花趺浮出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骸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以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之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在長干寺五僧至晉見像歔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遠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遠曰若能令像放光四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遠便懇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四白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圍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四年詔以東冶徒李徹之降象牙如來真形舍利大赦

五年扶南國遣使獻生犀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　六年河南王遣使求釋迦像并經論十四條勅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三卷　七年百濟國遣使求涅槃等經

疏　十年於皇基寺設法會　十一年正月震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帝親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焉　是年十月詔曰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入貲吏因此不無姦猾所以一日復敕禁斷川流難壅人心惟危既乖夫內典慈悲之義又傷乎外教好生之德尚書有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後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中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　四月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解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屠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

梁史曰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及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起火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災帝曰斯魔鬼也宜前爲法事於是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刺血麗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燃燈坐禪不食及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比石季龍之敗殿壁畫人頸皆縮入頭之類時海中浮鵲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冠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俱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時有

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衆中自割身以飴餓鳥血流遍
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鈎掛體以燃千燈一日
一夜端坐不動開講日有三足烏集殿之東戶自戶適
於西南縣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連理樹
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既流遁益甚境
內化之遂至喪亡云
太清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法衣
行清淨大捨曰羯磨以五明殿爲房設素木床葛帳土
瓦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屏除乙巳帝升
光嚴殿講堂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　夏四月群臣
以錢一億萬贖皇帝家僧菩薩　默許百辟請鳳輦門

表三請三答頓首如中大通元年故事丁亥服袞冕御
華還幸太極殿如即位禮大赦改元
梁史曰帝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位
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
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帝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
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中有云惟當勤精進
自彊行勝脩豈可作詆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江革并
及諸貴遊又手勑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詆突如
對延明耶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時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

強頗知幻術更相煽惑衆至三萬使陳慶之討之初慶之與魏爾朱榮戰敗亡匿落髮爲沙門至是復爲奮武將軍北冀州刺史

帝女爲尼於廬州浮槎山建道林寺

陽夏謝舉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遍講經論徵士何徽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

陽翟褚翔爲侍中時母疾蔫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

濟陽江紑之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朞月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弟云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住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世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

劉霽母胡氏寢疾霽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

東莞劉勰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勰爲文長於佛

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勲製文武帝時有敕與
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鬚
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朞而卒
平原劉杳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睹釋氏經教常行
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膻持齋蔬食臨
終遺命斂以法服
臨淮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晚年蔬
食持戒信受甚篤
廬江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馬尚之奉佛法並建塔寺
至敬容又捨宅爲伽藍趙樹者因助材構造敬容並不
拒故寺之堂宇頗稱宏麗時輕薄者因稱爲衆建寺

尚之孫點徹亦並事佛徹嘗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徒
衆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徹常禁殺有虞人
逐鹿鹿徑來趨徹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
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徹遇於秦望後
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徹在般若寺見一僧授徹香奩
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徹開函乃是大莊嚴
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七日七夜放光太守
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
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彭城劉惠斐明釋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
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

平原劉訏善玄言 尤精釋典嘗與族兄歆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崇熙寺東澗歆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歆曰心力勇猛能精進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歆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遇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君學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新野庾詵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遶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顧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顧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土

南陽張孝秀專精釋典普通三年卒空中皆聞有非常香氣

河東裴子野暮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麥飯蔬食常奉勑撰衆僧傳二十卷

彭城到溉好佛嘗捨宅爲寺又莊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所得俸祿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置淨饌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四終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釋家總紀二

陳

武帝永定元年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陳主親出闕前禮拜初齊故僧統法獻於烏纏國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爲攝山慶雲寺沙門慧興寶藏傳之弟慧志承聖末慧志密送於陳主至是乃出

二年五月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群臣表請還宮　十月車駕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　十二月幸大莊嚴寺設無碍大會捨乘輿法物群臣迎帝還宮

文帝天嘉四年設無碍大會捨身於太極前殿

宣帝大建十四年時後主已即位二月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

四月詔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人間淫祠妖書諸珍怪事並皆禁絕　九月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捨身及乘輿御服

後主禎明元年臨平湖草叉塞忽然自開又多他變異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爲奴以厭焉於郭內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　三年隋兵進逼分兵鎮守要害僧尼道士盡皆執役

東海徐孝克性至孝既嫁其妻與孔景行貿穀帛以養母剃髮爲沙門乞食以充給後雖夫婦如初然恒與苦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日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高宗大建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行隋開皇十年長安疾疫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十九年卒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隣里皆驚異之

濟陽江總避地會稽龍華寺常自叙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曜靈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欵深悟吾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時人謂之寶錄

吳興姚察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
祿俸皆捨寺起造隋大業二年卒初察願讀一藏經並
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
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
北地傳綽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
其學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綽亦著論用釋
其難
後趙 石勒時有天竺沙門佛圖澄少於烏萇國就羅漢
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爲勒所宗信號爲大和尚軍國
規模頗訪之所言多驗
石虎建武元年始聽民爲僧初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
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
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
造寺廟削髮出家至是或避賦役爲姦宄詔中書曰佛
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否著作郎王度
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
祠也漢魏惟聽西邑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今
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
皆返汰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
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前燕 慕容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皝親率群
僚觀之因立龍翔佛寺於山上

前秦　符堅素欽釋道安德問一見崇以師禮時胡沙門
鳩摩羅什亦承安令問謂云東方聖人或時遥拜致敬
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於是法吉大著
中原
後秦　姚興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
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屠於來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
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姚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嘗引諸沙門於澄
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
多有乖謬不與故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睿僧遷
道樹僧猷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
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禮
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
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註維摩經又著數
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又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
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
之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
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是
歲神瑞二年也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
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大備於前爲今
沙門所持受先是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華嚴
經本定律後數年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譯撰宣行

於時

丘氏荅曰中國梵書始盛於此嗚呼文字自蒼頡以來有所謂籀文篆隸行草其聲音文字三代以來未之有異也至是始有一種怪體殊形之製以亂我中國自結繩以來之書始作偏者漢明帝也然是時止有四十二章之經藏之宮寺是後雖有胡僧安静支懺康會等翻譯未甚傳布民間至是姚興始大集胡僧以華音譯番語自是厥後僞詐日增無從質正遂至遍滿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而中國之人虛矯者又剽竊老莊之緒餘以粉飾之遂至淪膚浹髓膠固深密而不可解散其尤可惡者竊我聖經之名名其邪僞之作雖其以經爲訓異乎經常之義然亦無忌憚矣嗚呼揆之名教其罪可勝誅哉

元魏　其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爲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及神元興魏晉通聘文帝又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

太祖平中山經畧燕趙所經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敎禁軍旅無有所犯上性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衆然亦時時旁求

天興元年詔佛法之興其來已遠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餙容範修

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者
閣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繢飾別搆講堂禪室及沙門
座莫不嚴具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易以雜色又自洛中搆白馬寺盛
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
狀而重搆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
或云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餘所
太宗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教導民俗
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
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　攝僧徒每
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來興中
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常親幸其

居以門小不容車輦更廣大之泰常中卒三臨其喪追
贈老壽將軍趙郡靈公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
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弘道
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爲沙
門有子曰猛詔襲果所加爵
太武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
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
致禮敬
初凉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燉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
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大延中凉州平從其國人
之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像教彌尊矣

未延四年罷沙門五十以下者　太平真君五年魏主
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
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論死主人門誅
史臣曰按古者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沙門巫覡正所謂
左道亂政聖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魏以夷狄尚能禁
之而中國禮義之君且崇信之不以爲怪亦獨何哉
七年初魏主與崔浩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
曰何爲重此胡神因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
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
其室見大有兵器出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
必與盖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境內沙門閹其

財產太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
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
亂天常使政義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
欲除僞定真滅其踪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幷
書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皆坑之自今以後有事胡
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
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得
免或收藏經像惟塔廟無復子遺
始浩與謙之同從車駕苦與浩諍浩不肯謂浩曰卿今
促年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浩非毀佛法
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揚灰於

厠中及浩幽執置之檻車送於城内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世皆以爲報應之驗浩子模亦深所歸向維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浩既誅死世祖頗悔之業已行難再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佛法淪廢終世祖世積七八年然禁稍寬弛篤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門專至者猶竊法服誦習惟不得顯行於京都先是沙門曇曜有操尚又爲恭宗所知禮佛法之滅沙門多以餘能自效還俗求見曜誓欲守死恭宗親加勸喻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重之

高宗文成帝興安元年復興佛教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群臣多請得之乃詔州郡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向之所毀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下髮　是年詔有司爲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額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爲純誠所感　興光元年秋勑有司于五級大寺内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時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師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胡沙門赴京師致佛像并

畫像迹　和平初沙門統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
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
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
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以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
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
供諸寺洒掃並許之於是僧祇戶及寺戶徧于州鎮矣
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
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于時演唱諸異典
和平末疏勒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
宗以爲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
火之上經日不燃觀者駭異

顯祖即位每引諸沙門及能談玄之士與論理要初高宗
太安末劉駿于丹陽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止獨秀
舉衆往目皆莫識沙門惠璦起問之荅名惠明又問所
住曰天安寺語訖不見駿君臣以爲靈感改中興爲天
安寺是後七年而帝踐祚號天安元年明年高祖誕辰
于是起永寧寺構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
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
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構三級石浮圖榱棟楣楹上下
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
高祖孝文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
野佛圖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堂禪僧

居其中焉　初顯祖殂時恒農王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至百日又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表異　延興二年詔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檃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齊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齊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又詔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足以輝隆至教乃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貪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虫含生之類若能精敬累土聚沙福種不朽欲建爲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朕爲民父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斷之又詔信誠則應遠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絕於往古有司與沙門統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睹實相之容　承明元年八月帝于永寧寺設大法供度良家男女爲僧尼者百有餘人親爲剃髮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資福于顯祖又詔起建明佛寺　大和元年二月幸永寧寺設齋赦死囚　三月又幸永寧寺設會行道聽講命中和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有差又于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自正光至此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

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時沙門法秀以妖術惑衆謀作亂于平城收掩擒之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乃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殉三日而死　四年春詔以鷹師地爲報德寺爲文明皇太后資福也　九年有司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樹下死屍形不壞爾來三年士女觀者有千百餘時人皆異之　十年有司奏前被勑以勒籍之初慮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重被吉所檢僧尼寺主維那審其有道行精勤者聽仍在道爲行凡麤俗者有籍無籍悉罷歸齊民今依旨簡遣其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詔可　時靈太后性聰悟多才藝以姑爲尼幼相依託畧得佛經大義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常準著于令　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　十九年幸徐州白塔寺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爲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曾於禁內與高祖夜談同見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詔施帛一千疋又設一切僧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有西域沙門名跋陀有道業深爲高祖所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于羅什常住寺建三級浮圖又令推訪其子當加叙接　是年改監福曹爲昭玄備官屬以

斷僧務

世宗宣武帝永平元年詔僧犯殺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之　二年親講佛書作永明閑居寺沙門統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別輒與經律法師群議立制諸州鎮郡維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八不爭物然經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渥人不爭之物不得爲已私蓄惟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聽一乘又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募緣州外又出家捨著本無內議不應廢道從俗其父母三師遠聞內問聽哭三日若在見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由其等若有犯者脫服還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啟聞聽造若有輒營置者處以違勅之罪其僧寺僧衆不得爲俗人所使若有犯者配本屬其外國僧尼來歸化者求精檢有戒行合二藏者聽住若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詔從之　是年十一月帝于式乾殿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　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閑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並存則內外

俱周矣不聽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費豐馮亮有巧思魏主使營高山形勝之地立閣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三年先是于恒農荊山造珉玉文六像一至是迎置於洛濱報德寺帝躬親致敬　四年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隨賑之但主者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契券侵蠹貧民莫知紀極自今以後不得專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祇粟之處州別列其元數出入贏息賑給多少并貸償歲月見在未收上臺錄記其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徵責或有私債轉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收檢富有之家不聽輒貸脫仍冒濫依法治罪又尚書令高肇極言僧祇戶之害詔如奏

按宣武帝篤好佛理每年常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爲內起居上既崇之下彌企尚正始中孫惠蔚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加惠號惠蔚法師惠蔚名蔚　延昌四年作永寧寺有金像高丈八尺者十五軀二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年胡太后又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上木

之美爲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
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
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時任城王澄奏曰昔高祖遷都城內置寺僧尼各一而
已正始三年沙門惠深始違前恭自是都城之外寺踰
五百往者代北有沙秀之謀冀州有大乘之變則知太
和之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以防微杜漸況僧徒戀著
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禪氏之糟糠國典
所共棄也臣謂城內寺宜悉徙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
小從大外州準此詔從之然率不行時民多絕戶爲沙
門李瑒上言不孝之人無過於絕戶背理肆情莫大

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福孔子云未知生焉知
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且南服未寧民多避役
若復聽之恐比屋皆爲沙門矣
是時靈太后幸芒山集僧尼齋會
城陽王鸞愛樂佛道修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
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民
患宣武聞之下詔切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
宣武嘗以李彪女爲婕妤婕妤通習經義宣武崩後爲比
丘尼每講說經義諸僧嘆重莫及
肅宗孝明帝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
正光三年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　二年靈太

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
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
官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其人刺史爲
首以違制論太守縣令綱寮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
百里外異州爲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
亦不得輒啟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
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爲僧尼僧尼多養親戚及他人奴
婢子年大私度爲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
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
皆由主長罪不及已容多隱濫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
違旨論其本部百里營墓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

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寮吏節級連坐私度之罪
配遠州戍役時法禁寬弛不能改肅也　神龜二年靈
太后幸永寧寺登九層浮圖崔光表諫內經寶塔高華
堪室千萬惟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恐未能級
級加履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奏集上行下效
理勢必然伏乞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　九月靈太
后又幸嵩高光又上表切諫靈太后俱不從光崇信佛
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
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咏詩頌
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
百人即爲三經義疏三十餘卷光弟敬友亦精心佛道

晝夜誦經會遭所生母憂免喪之後遂菜食終世　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張普惠上疏謂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宮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神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行朔望之禮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則法隨禮積彼岸可登且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不盡見用

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爲妖幻遂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上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所在屠滅寺舍斬裂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

時又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使於城之西南治療百姓病清河王懌表諫以漢末張角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宜明禁止防遏姦邪

孝武永熙二年正月己亥車駕幸崧高石窟靈岩寺庚子又幸嵩施各有差　是年平等浮圖成帝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盧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焉

孝靜帝元象元年秋詔百官不得搶舊城所借之宅擅立爲寺甘新立之徒悉從毀棄又詔天下牧守令長悉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并營所營功庸並以枉法論興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

自魏有天下至于禪讓佛經流通無禁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一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土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畧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其寺三萬有餘流藪所歸一至于此　武定六年魏主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杜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秘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勑弼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道順並縮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魏主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　魏主嘗問弼曰聞卿釋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而何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魏主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杜弼後仕北齊

京兆王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

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惟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當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既爲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

渤海高允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

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祗洹精舍圖偈六卷金城趙柔爲之註解咸得理奥爲當時雋僧所欽味

河東裴植少長釋典臨終遺令子弟剪落髮須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植母夏侯氏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屨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行並亦奴僕之服泣弟而從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

渤海高謙之以京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九流之一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

長樂馮熙爲洛州刺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

而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惟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

安定胡國珍是靈太后父雅敬佛法年雖篤老時事齋縈自彊禮拜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寢疾薨太后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

范陽盧景裕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恆每論諸經輒託景裕爲之序初以事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辜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經

北齊　高洋即文宣皇帝天保六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勑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初天保五年樊遜舉秀才策問釋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淺求難爲稱詰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王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劒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洸洋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

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
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
之信洪實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未爲盡乖又未葉
巳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陶宮昆池地黑以爲刼
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
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芥蔕理本虛無示諸方便
而妖妄之輩苟利出家樂王播驅波淪灑血假未能然
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
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
受天明命屈巳濟民山鬼效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鷁泳
時雨而群飛臺上銅烏朝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

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
巡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王於瑤
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還由感周德上天錫佩
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奏見三世之辭無聞一
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惟民亦何疑於
沙汰

按樊遜之對義既經常詞亦爾雅余故備錄於篇

十年文宣於井露寺禪居深觀惟軍國大政奏聞

文皇時魏梁交和時未受禪故猶稱梁魏要書皆遣人隨聘使交易
崔暹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贊唄送至
館焉暹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

而署已名傳諸江表

世祖武成時河間王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以爲反殺之

按事佛將以求福而反致禍所謂神光適爲祟耳或謂使豫聽玄都法順之請必不被酷余以爲佛果有靈能使不搜即搜而有得能使不殺河間之不免於死佛之不神見矣崇何爲哉

後主天統二年太上皇（即武成）詔以三臺施興聖寺　三年後主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　四月又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

武平三年盧潛被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爲釋氏大設僧會以諸香花糾集道流溺而送之後陳人圍壽陽城陷被執曰吾欲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於是閉氣而絕

武平時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皮景和擒送京師烹之

時上命劉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後主胡太后與沙門統曇獻通後主聞而未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與曇獻皆伏誅而幽太后於北宮　後主每遇災異寇盜惟諸處設齋以爲

修德嘗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

齊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爲黑衣故也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有道術一小弟子戲截虵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虵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虵頭斷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虵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甚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部曲數千人悉呼爲弟子惟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善爲攻戰具在江夏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餺薄餅元帝敗滅梁人入魏果見餺餅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盡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法和嘗得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

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
異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
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惟空棺而
已　韓賢傳曰昔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
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爲古物
歷代傳寶韓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賢以此
致禍
後周　太祖爲魏丞相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
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行臺學士薛愼等十三人兼
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之士競爲大乘學丞相
府記室參軍盧光性崇佛道常從帝狩于檀臺山時獵

圍既合帝遥指山上謂群公等有所見否咸曰無見光
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
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嘆因立寺
焉
高祖天和三年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親講禮記
四年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論釋老義
天和中沈重於紫極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
者二千餘人　建德三年廢佛道教毀渭祠初周主定
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是遂禁佛道二
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渭祠非祀典所載者
盡除之　初天和六年衛元嵩上疏十一條請省寺減

僧故有是舉

宣帝大象二年復迫佛像已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

靜帝衍初立復行道佛二教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

劉氏曰此楊堅意也堅將有他志以是求福

河北張元性至孝其祖喪明三年元晝夜讀佛經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言元爲孫不幸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針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瘥元於夢中喜躍遂驚覺居十二日祖目果明

隋 文帝開皇元年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風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丘氏曰天立君以安民故民出財力以奉君以爲宮闕朝廷郊廟學校軍國邊鄙之費雖曰奉君實以安民也佛於生人有何所益乃至計口賦錢以爲之寫書造像哉

十四年散騎侍郎王劭採歌謠讖緯捃摭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

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而誦之曲折其聲有如歌咏
涉旬而罷帝益喜賞賜優洽　二十年帝晚年深信佛
道鬼神乃命禁毀佛天尊及神像毀壞偷盜佛及天尊
像嶽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僧道士壞天
尊像以惡逆論　仁壽元年六月頒舍利于諸州
煬帝大業元年巡幸江都僧尼道士皆令自隨　六年帝
荒於聲色於苑中林亭盛陳酒饌僧尼道士女冠合爲
一席　是年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
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
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